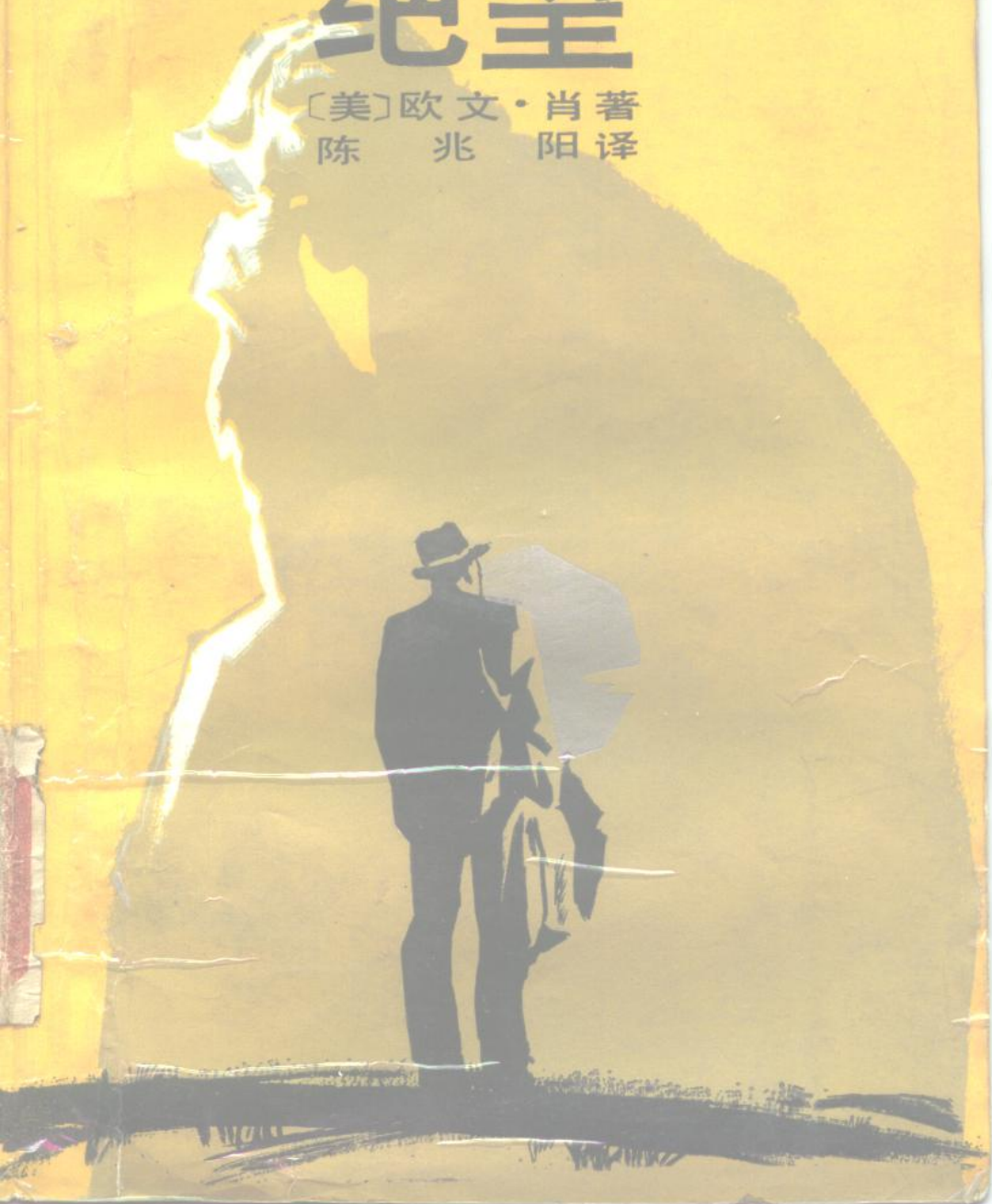


# 黑色的 绝望

〔美〕欧文·肖 著  
陈 兆 阳 译



# 黑色的绝望

〔美〕欧文·肖 著  
陈 兆 阳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Bread Upon the Waters

by IRWIN SHAW

---

根据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
london 1981年版译出

## 黑色的绝望

〔美〕欧文·肖 著

陈兆阳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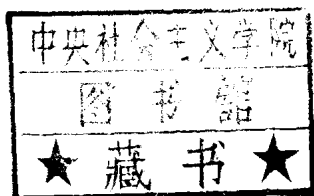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,625印张 2插页 366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900册

ISBN 7-5059-0772-7/I·524 定价：6.00元



## 第一部

### 1

他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。周围是不可辨析的模糊声响。一种白色印象。远处传来浪花撞碎在海边崖石上的声音。或许是他的血液在血管内壁上的脉冲声。他正在某处飘游。眼皮发沉，眼睛很难睁开。一个男人走进春日阳光下。他觉得自己以前见过此人。最终他意识到那正是他自己……

艾伦·斯特兰德穿着不合身的松荡的衣服，大步走进芬芳、翠绿而宁静的中央公园。第五大街的喧嚣声在他身后减弱了。他用周末悠闲的步态慢慢地走着。在工作日里，他习惯跨大步。他身架瘦高，头颅窄长，鼻子象一根尖尖的船首斜桅，突伸在属于他个人的海风里。他僵直的胳膊和铁灰色的头发，在他颤动的步伐中挥舞和闪动着。他女儿埃莉诺有次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，后来她说当他驶过交通的洪流时，她几乎期望能够看到他在自己周围激起的浪花。

想到自己晚上将要见到埃莉诺，他满心喜悦。她目光锐利，舌头不饶人，意见也不总是温和的，但当他沿长凳为界的小径向前走时，想到她带到餐桌上的语言利器的光辉，还是使他真切盼望这

DK 74/22  
义务性的每周例行聚会。

那天早晨天色发灰，而且有风，他曾想这样的下午适于乘车去市区的现代艺术博物馆。他是那里的成员，这也是他的很少几种奢侈中的一种。然后再在晚餐前看场电影。那天下午上演《阿柏支要塞》。是对那种天真而又英武的美国神话的一次有趣的复述，也是针对怀疑的解毒剂。他以前看过好几遍，他迷上了它，就象一个孩子每天晚上入睡前，要求给他讲同一个故事一样。但中午时风停了，天空也开始显得明净，因而他放弃了电影，代之以他所喜爱的远足，朝西一直走到离家几英里之遥的那所他任教的中学那儿。

这个星期五象初夏般和暖，五月献出了自己的礼物，献出了更质朴的国土上的草的芳香。夕阳映照下，树叶呈现着暗淡的灰白色。他无目的地游荡着，看到一只长卷毛狗勇敢地追逐一只鸽子，他停住脚步，咯咯笑出了声。他观看一群男孩子玩的一局垒球，赞赏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和他的漂亮姑娘，他们沿小径走近时，带着梦幻的微笑，显然对他视而不见。

五月的肉欲，他想。为了春天和星期五应赞美上帝。他是个毫无热情的基督徒，但这个下午本身却要求着感恩和信仰。

他没有什么负担。他已经改完了这周关于内战后果的试卷，把阿波玛托克斯镇<sup>①</sup>和重建联邦政府的过程留在了自己的写字台内，在两天之内，他对自己所教并给出成绩的那帮孩子不负有任何责任。他们此刻正在运动场上瞎嚷嚷、乱起哄地做游戏；或在公寓套间的顶楼上进行性体验；或者躲在门厅过道里吸大麻烟，或给注射器装海洛因，这些东西听说是从一个戴垒球帽的胖男人手里买的，那胖家伙有规律地逗留在靠近学校的街头拐角处。

---

① 1865年4月9日南军李将军在此地向北军格兰特将军投降，结束了南北战争。——译注

斯特兰德弯下身捡起一个小圆石块，在手中捏了一会儿，把自己与冰川连接起来，石块被阳光晒热，光滑的表面给他一种舒服感。

今晚的晚餐肯定要推迟，因为整个家庭都要聚会一堂。因此，他偏离了一点儿原先的路线，穿过公园的网球场。他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卡洛琳会在那儿打网球。她是个自觉的运动员。大麻叶或海洛因跟她毫不相干，他得意地想，并慷慨地同情那些不这么走运的父母。这种节假日式的天气，唤起了人的慷慨和得意。

即便距网球场还有一段距离，他就从她打球的方式上认出了卡洛琳。她接球的风格坚决而充满活力，在两次接球的间隙，她象男孩那样用手指拂理自己的金色短发。

与他对阵的男青年，相比之下就显得柔弱了，卡洛琳虽然苗条，相对她的年龄却身高肩宽，胸部丰满。线条优美的长腿，在网球短裤下令人羡慕地显露着，斯特兰德看得出，过路的男性都在欣赏着它们。

与大麻叶或海洛因毫不相干，斯特兰德想，但在性方面如何呢？这年头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……他摇摇头。他十七岁时——甚至再早点儿——都干了些什么呢？那些和他一起干那事的姑娘又有多大呢？最好不要再记起了。无论怎么说，性是卡洛琳的母亲负责的区域，他敢肯定她在这方面管理得无隙可乘。如果真有什么类似性这种东西能被管理得无隙可乘的话。他自己，也对自己的儿子说明了有必要说明的一切，而且近来他也没在这孩子身上觉察出有关这方面的诸如突变、恐惧或不适当的着迷等迹象。

虽然网球场那边的年轻人看上去瘦得可怜，但击球有力，因此互相打得激烈而难分上下。斯特兰德等到卡洛琳举手过肩一记重扣后才喊道：“好球！”她转过身，朝他挥了挥球拍，走到围

网那儿，在他脸上亲了个吻。她脸上泛红，头发也汗湿了，而且这种锻炼绷紧了脸部线条，使她的鼻子——不幸其形状正是他自己鼻子的小型翻版——比那张丰满的脸庞放松时更为触目，但斯特兰德仍然认为她看上去很讨人喜欢。

“你好，爸”，她说：“他打得我招架不住了。史蒂夫，嗨，史蒂夫，”她喊起来了：“过来向我父亲问声好。”

“我不想打断你们的比赛。”斯特兰德说。

“这正好给我个喘气机会”卡罗琳说，“我得利用这个机会。”

史蒂夫沿围网走过来，梳理着脑后的头发。

“见到你很高兴，先生，”史蒂夫文质彬彬地说，“夏洛琳对我说，你是她头一个网球教练。”

“她九岁时就开始打败我了。现在，我只会观看。”斯特兰德说。

“她也打败了我。”史蒂夫说，带着一丝苦笑。

“只是在你最抑郁的几天里。”夏洛琳说。

“你最好别这么说话，夏洛琳，”史蒂夫恼怒地说，“我有时发现很难集中注意力罢了，那可不是抑郁。”

“得了吧，”夏洛琳用手友好地推了一下男孩的肩膀，“我可没有暗示什么极端的事——比如你输了一局或有别的类似的事，就回家一直哭到睡着为止什么的。我只是开个玩笑。”

“我就是不希望别人产生误解。”男孩固执地宣称。

“别那么敏感。或者在你自己的时间里再如此敏感吧。”夏洛琳说，“他往常不象这样，爸，他不喜欢别人看他打球。”

“我能理解，”斯特兰德使用了一下外交手法，“如果我当初能找到一种可以在绝对黑暗中打网球的方法，我也会继续打下去的。无论如何，我要在这方面再努努力。”

“和你认识真是荣幸，先生。”男孩说，他走向网子的那一

边，抚弄着脖子后面的头发。

“原谅他，爸，”卡洛琳说，“他那种孩子气可真惹人厌。”

“那倒似乎没有影响他打网球，”斯特兰德说，“你那惹人厌的孩子气对你打网球的影响有多大？”

“哎呀，爸，”卡洛琳朝他挥了下球拍，“别取笑我了。”

“家里见，不要太晚。”他又观看了两个球。当他们的金属球拍在空中带着闪光劈砍时，他惊叹着两个年轻人是多么迅捷。他自己就是在他们的年龄时也没有如此敏捷。快速阅读的人，他开始走回家时想，也就是跑得慢吞吞、跑得审慎的人。才能的一种选择。没关系。他养了个速度方面的代理人。

楼房管理人亚历山大，靠在玻璃门旁的墙上，愁眉苦脸地抽一支雪茄。他是个浅黑型男人，满头剪短的灰发，轻易不露出笑容，年龄也无法确定。街道那头是哥伦布街，警车警笛频繁地奏出怪啸的旋律。这儿的邻居因而处于受人尊敬的地域的最边缘，由此也就可理解他之所以不经常脸上堆笑的原因。

“晚上好，亚力山大，”斯特兰德打招呼说。

“晚上好，斯特兰德先生，”亚历山大没拿开嘴上叼的雪茄。他是纽约最后残存的仍穿二次大战时军服的人中的一个，好象对他来说，战争刚刚进入另一个阶段。

“天气真棒，对吧？”斯特兰德喜欢此人，也很赞赏他担心这旧式的1910年的公寓大楼能否继续合格的那种方式。

“是不错，”亚历山大勉强应了一声。“在那个该死的冬天之后我们总算等来了好天气。虽然它不会持续多久。他们说明天有雨。”乐观主义不是亚历山大的秉性。“你老婆在家，”他主动说，“还有你的小子。”他很重视了解谁进出了他的大楼。他喜欢秩序，对进出都做记录。这样就减少了那些不愉快的场面。

“谢谢，”斯特兰德说。复活节时，他给了亚历山大二十五块钱和一瓶野火鸡牌白酒。他妻子曾对这种慷慨大方提出过抗议，但他对她讲：“我们应该给他，他是使我们不受浑沌骚扰的卫兵。”亚历山大当时曾谢过了他——但在表情上还是看不出明显变化。

斯特兰德打开自己那套房间的大门后，听到两种乐声——起居室的钢琴声和低微哀怨的电吉他的拨弦声。还有一种诱人的香味从厨房飘了出来。他为有这些表示欢迎他的混合刺激物笑了起来。钢琴声表明他妻子莱斯丽正在授课。她曾上过朱丽叶音乐学院<sup>①</sup>，希图成为一个能开音乐会的钢琴家，但她虽然弹得很好，却未能达到这个目的。现在她在离家不远的一所预备学校教钢琴课和音乐欣赏课，这对家庭预算是个不小的帮助，而对卡洛琳来说，她还是个免费的家庭教师。没有莱斯丽的帮助，他们就永不可能拥有这套宽敞而又散漫不整的老式高天花板房间。

吉它的犹疑的曲调被紧闭着的屋门减弱了许多。那是他的儿子吉米。吉米继承了自己母亲的才能，但在挑选作曲家方面的趣味却大相径庭。

斯特兰德没去打断两个艺术家的工作，他走进餐厅。在这儿他听不见吉它，却能听见并能很容易地分辨出莱斯丽和她的学生各自的一段弹奏。他熟悉那是萧邦的练习曲。由此他推知此学生是什么人了：一个热爱萧邦的电视剧作家。此人曾听精神分析学家说弹钢琴可以消除紧张。他的紧张也许减少了，斯特兰德听他弹奏时想，萧邦可永远不会买他的帐。

莱斯丽的学生可谓三教九流，其中有一位警官，耳朵灵敏，手却很粗糙，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搭在了弹钢琴上；一位十三岁的姑娘，其父母认定她是个天才，莱斯丽却不敢苟同；一位宣称宁愿

---

① 纽约一著名音乐学院——译注

在妓院里弹琴也不愿在法庭上露面的律师；还有几位旨在让莱斯丽帮助他们备课的音乐教师。他们共同给莱斯丽在家里提供了一种活泼有趣的职业。

斯特兰德也喜爱音乐，条件许可时他还带莱斯丽去观赏歌剧，虽然他时时躲避从起居室和他儿子卧室里发出的音响，但想到自己的住房里几乎从不间断地充满了旋律，他还是感到欢喜。他在家工作时，可在卧室里那张写字台上安静地读写。

他妻子为那个神经不正常的电视剧作者做示范，弹起一段曲子，斯特兰德也随着哼起来。他坐在餐厅里那张旧圆橡木桌旁，周围墙上装饰着他妻子闲暇时画的风景画。他扫了一眼桌上的《纽约时报》。世界末日，他伸手从桌子中央的果盒里取出苹果时想。吃苹果时他浏览着报纸标题。早上他从未有时间看完报，因此莱斯丽总是给他留下报纸。苹果吃掉一半时，钢琴声停了，餐厅和起居室之间的滑门打开。莱斯丽和身后的电视剧作家进来时斯特兰德站起了身。“啊，你在家，”莱斯丽说，她吻了他的脸颊，“我没听见你进来。”

“我在欣赏音乐会，”斯特兰德说。他妻子看上去神采奕奕，刺激欲望。她的长长的金发盘在头顶，由于弹奏时头部的激烈抖动已显得凌乱了。到家看到的是一个多好的女人啊，他想。中学毕业那一年，她曾是他的学生，当他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她拘谨地坐在他上课的教室的前排，他当时就认定她就是自己要娶的姑娘。当时纽约的学校是不同的。姑娘们穿礼服梳理头发，而且不认为拘谨有什么怪异之处。他一直等到她毕业，抄下她的住址，并登门拜访，她父母不免有些沮丧，他们认为他选择在一个公立中学教书，简直就是一个命定的终生失败的标志。她在朱利叶音乐学院读完一年级就和他结婚了。埃莉诺出生时莱斯丽的父母改变了点看法，但程度不大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现在住在棕榈泉，而且他也不看他们写给莱斯丽的信。

“我希望那些噪音没使你厌烦。”电视剧作家说。

“没关系，”斯特兰德说，“我应该说你进步神速，克洛威尔先生。”

“你听时肯定是你妻子在弹奏。”克洛威尔郁闷地说，他的紧张从一星期前的星期五以来似乎没有明显的减轻。

斯特兰德笑了。“我能听出其中的不同，克洛威尔先生。”

“我肯定你能。”克洛威尔说。

“克洛威尔先生和我喝杯茶，艾伦，”莱斯丽说，“你也来吗？”

“很乐意。”

“我马上就来，”莱斯丽说，“水壶还在炉子上。”她走进厨房时，斯特兰德赞叹着她的苗条身形、颈部曲线、蓝色裙子和白色的中学生式的罩衫以及结实的腿，她和大女儿埃莉诺清清楚楚同时又模模糊糊地相象。

“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，”克洛威尔说，“具有天使般的耐心。”

“你结婚了吗？克洛威尔先生。”

“两次了”克洛威尔阴郁地说，“而且在筹备第三次。那些赡养费快要使我灭顶了。”他有张扁圆而备受折磨的脸，象一个枯萎了的剥皮土豆。莱斯丽给斯特兰德讲过此人给那些场景喜剧写笑话。从克洛威尔的脸上看，那似乎是一种惨痛的职业。他为自己的课程每半小时付二十美元，每周来两次，因此那种痛苦想必已经得到足够的补偿了。尤其是他还每周去精神分析家那儿五次。这就是现代美国经济，斯特兰德想，妙语，睡椅，还有赡养费。

“找个日子，”克洛威尔说，“我们应该一起喝他一通，到时候你给我讲讲一个人在这年头怎么还能恪守婚姻。”

“对此我连点概念也没有，”斯特兰德不无敷衍地说。“幸运。懒惰。还有出于保守不喜欢变化罢了。”

“噢，”克洛威尔不相信地应了声，扯拽着自己的胖手指。他瞥了一眼桌子上摊开的报纸。“你居然还能坚持读报？”他问。

“一个恶癖。”斯特兰德回答说。

“它们能把我逼疯。”

“坐好，坐好。”莱斯丽从厨房走进来，一手是茶具，一手端着一盘家制小甜饼。克洛威尔悲哀地摇了摇头。“我在节食。”他说，“胆固醇、血压。还有其他好多麻烦。”

斯特兰德手可没空着。他不大喝酒，也从不吸烟，但牙齿强健。从二十岁以来，他的体重未增加过一磅，他注意到克洛威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自己碟子里那一小堆饼干。克洛威尔喝茶喜欢加牛奶，不过当他问是否是脱脂奶而莱斯丽的回答是否定的时，他只好呷着清茶，也没加糖。

莱斯丽举止象个女主人，她问克洛威尔是否愿意暂时先撇开萧邦，搞点莫扎特，克洛威尔声明自己还是不那么的好。因为对他的趣味来说，莫扎特的自信太他妈的强了。

“他很年轻时结局就是悲剧式的。”莱斯丽提醒他。

“不管是否是悲剧式结局，”克洛威尔说，“他总是明确自己的去向。萧邦至少是忧郁的。”

莱斯丽叹了口气。“就听你的吧，克洛威尔先生。”她说，“下星期二我们继续他的降E大调华尔兹。”

“在我脑子里，”克洛威尔推心置腹地说，“我能听到乐曲应当被弹奏成的样子。但当我弹出来时就变样了。”

“练习吧，”莱斯丽老练地说。她的声音低沉，充满乐感，象钢琴的一组轻柔的小音阶和弦。“只要练习，就会不变样的。”

“你说的是实话吧，斯特兰德夫人？”克洛威尔责备式地问。

莱斯丽躊躇了一下。“不是。”她说，然后笑了。

斯特兰德嚼着小甜饼也笑了，最后连克洛威尔也没避免。

克洛威尔走了以后，斯特兰德帮莱斯丽把茶具端回厨房。她正系围裙时，他从背后抱住莱斯丽，吻了吻她的脖子，把手放在她乳房上。“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？”他问。

“嘘——”莱斯丽说，“吉米在家，他可从来不开门。”

“我没说我要干那个，我只是说我想干那个。”

“肯定有什么理由使你觉得今天应当来奉承我，”莱斯丽笑着说，“或者你今天下午过得相当愉快。”

“到公园好好散了会儿步。浑身上下直冒元气。”斯特兰德放开了她，“我看到夏洛琳在打网球。”

“这姑娘。”莱斯丽说，“她会把自己的腿练成举重运动员那样的。”

“不至于那么玄乎。”

“夏洛琳和谁对打？”莱斯丽搅了搅放在炉子上的平锅里的水果。

“一个新对手，”斯特兰德说，“打得挺棒的。不过依我看，唔，长得过于纤细了点儿。”

“我希望你没用那种老处女的老爹式的眼光盯住人家看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斯特兰德问，虽然他很明白这话的意思。在二十三年多的婚姻之后，他们仍然必须在合宜的行为标准——尤其是年轻人——上意见一致。莱斯丽思想开放，战无不胜，她有时带或不带逗趣意味地对丈夫说，虽然他俩年龄只差七岁，却有三代人的距离。

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”莱斯丽说，“当埃莉诺开始有男朋友时，我可见过你那一眼是怎么看的。他们还没个问声好的机

会，就让你给变成了石笋。”

“他们该感激我才对，”斯特兰德喜欢这种小小的争执，“我使他们适应了以后生活的考验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你家时的气候吧？”

莱斯丽哈哈笑了。“南北极，”她说，“我赞赏你的一点就是你对此似乎毫不介意。只有到那时你才算个成熟的男人了。”

“你父亲帮的大忙。”

“对，”莱斯丽说，“他在这件事上干得漂亮。”

“谢谢，亲爱的，”斯特兰德讥讽地弯腰鞠躬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如果卡洛琳喜欢和某人打网球，而且还能打得象回事，那么谁犯得着操心他在网球场以外干些什么呢？我想我认识他。卡洛琳给你介绍他了吗？”

“名字叫史蒂夫。她认为不值得对我讲他的姓。”

“史蒂夫。就是这名字。他下午上这儿来过一两回。一个很好的男孩。”

斯特兰德叹息道：“如果你和我每周相处五天的那帮少男少女斗上一回，你就会改变一点儿关于天真的年轻人的看法的。”

“你该要求调到一个更文明点的学校去，”莱斯丽说，“我对你讲过上千次了。”

“你对教育局讲这个吧，”斯特兰德说，他又拿起一块甜饼。“就他们而言，没有什么文明学校。说回来我也喜欢这个挑战。任何人都能在圣保罗中学或埃克塞特中学教历史。”他不敢肯定这是实情，但它听起来有说服力。

“你在让每个人占你自己的便宜，”莱斯丽说，用力搅动着平锅。

斯特兰德又叹了口气。他俩之间有一个旧故事。“我敢打赌，”他说，“威灵顿公爵夫人也认为她丈夫让每个人占自己的

便宜。”

莱斯丽笑了。“一旦你开始朝我身上抛历史人物，”她说，“我就知道我输掉了这场争论。滚出我的厨房，我得集中精神搞晚餐了。”

“简直是天堂里的气味，我们吃些什么？”

“‘小牛肉馅饼’，现在走开。我要琢磨意大利菜。”

斯特兰德走出厨房进入起居室时说：“至少我们要劝劝吉米不要未敲门就进来。尤其在周末。”

“他可是你儿子，”莱斯丽说，“还劝说呢。”她挥手要他走开。

好哇，他坐在桌旁拿起报纸时想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——我们找到了好多要谈论的事情。

他正读报时吉米光脚漫步闯了进来，他穿着工装裤和汗衫，在这个金发家庭中，他那在后脖处剪得很低的浓密卷曲的黑发是遗传学上的返祖现象。不过鼻子毫无疑问是来自他父亲。“你好，爹。”吉米说，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“他们对你怎样？”

“我仍旧站得住。”斯特兰德回答说。吉米是他的孩子中唯一喊他爹的。他朝儿子稍稍眯起眼睛，“这可比我能告诉你的还要多了。你近来照过镜子没有？”

“我已经超越了这种微不足道的虚荣心了，爹。”吉米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你看上去实在太瘦了。别人会认为我们从来不让你吃饱。今天你吃过东西吗？”

“我才起来两个小时。我要给妈的晚餐做裁判呢。”

“你今天早晨几点回家的？”

吉米耸耸肩，“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四点。五点。谁要了解这个呢？”

“找个时间，吉米。”斯特兰德说，他的声音里带着嘲讽意

味，“你必须告诉你老爹直到早晨五点钟都干了些什么。”

“我正在找一种新声调，爹。”吉米说，“我弹吉它或听音乐来着。”

“我知道早在五点钟之前，卡内基音乐厅就停放音乐了。”

吉米大笑起来，手在汗衫下抓搔着，“今年那儿再没有卡内基音乐厅了。你没听说过吗？”

“你眼睛下面有紫圈，一直到肩膀。”

“姑娘们爱这个，”吉米得意地说。“它们使我看上去象个困惑的天才，一个姑娘这么说过。你愿意我看上去象个困惑的天才吗？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吉米从工装裤兜里摸出一包压皱了的香烟，并点上了一支。斯特兰德不赞同地瞧着吉米吸入烟气，再从鼻孔喷出来。吉米是这个家庭中唯一吸烟的人。

“吉米，”斯特兰德问，“你从未读到过科学家关于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讲的吗？”

“你从未读到过科学家关于核污染是怎么讲的吗？”

斯特兰德叹了口气，是这个傍晚他走进家门后的第三次。

“好吧，”他忍耐顺从地说，“你大了，能拿出自己的看法了。”吉米十八岁了，他干一些从不对斯特兰德解释的临时工，挣的钱足够花的，因此从来不向斯特兰德张口要钱。他一年前中学毕业，成绩还不至于丢脸。当斯特兰德建议他去哪个学院时，他当时就笑了。

“告诉我，吉米，”斯特兰德说，“我不理解——你一直在说的这个新声调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“如果我知道，爹，我也就用不着去找它了。”吉米还是轻飘飘地说。

“你找到它时愿意告诉我吗？”

“这儿周围的嘲笑气氛越来越浓了，对吧？”吉米说，不过没有仇恨意味。“行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如果能够的话。”

斯特兰德站起身。“我去冲个淋浴，为晚餐换换衣服。”他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噢，这个星期五。”吉米说着也站了起来。“多亏你提醒我。别担心，爹。”他表示亲爱地用胳膊搂住斯特兰德的肩膀。

“我自会光洁照人的。”他嗅了嗅。“我看妈妈仍旧在忙她的意大利菜。如果仅仅考虑到吃的，我就要留在这儿不动的。”

“可以建议你趁这会儿没事刮刮胡子吗？”

“接受。”他轻轻捏了下斯特兰德的肩膀。“我有个好主意——你干吗不哪天夜里跟我到我那圈子里去一趟呢？那些姑娘都会拼命讨好你的。”

斯特兰德笑了，儿子在肩膀上的抚摸温暖了他。“他们会从此永远不许你进门的。”

“现在，”吉米严肃地说。“让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照镜子吗？”

“偶尔为之吧。”

“你没发觉自己常常看上去不那么健康吗？”他脸部表情很诚恳。“你看起来疲倦透了，爹。”

“我觉得挺好。”斯特兰德简单地说。

“从离开学校以来，我自己攒了几个钱，”吉米说，“我供你和妈妈到哪儿海边去两星期，你看行不？”

“谢谢你，吉米，”斯特兰德说，“把你的钱留着。你肯定会需要它——而且不久就会的。再说，我喜欢这个城市的夏日。”

“那好。”吉米耸耸肩，“随你的便。不过，如果你改变主意……”

“我不会的。”